



人间烟火

The Sweetest Marriage
 我们温暖而美好的
 婚姻生活一日
 桔子树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人间烟火

The Sweetest marriage
我们温暖而美好的
婚姻生活

桔子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间烟火 / 桔子树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399-3877-6

I. ①人… II. ①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20975号

上架建议: 畅销书·女性言情

人间烟火

著 者: 桔子树

责任编辑: 刘 霁

策划编辑: 一 草

营销编辑: 刘 迎

封面设计: 熊 琼

版式设计: 利 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877-6

定 价: 2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这是人间的烟火色，一个男人的成熟与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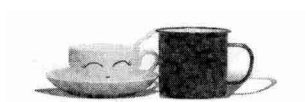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小女人的成长史，看生活如何给人以智慧与力量。



仅以此文献给所有像我这样不那么勇敢也不那么强大的姑娘们。

在恋爱市场已经崩坏的今天，仍然相信女性的坚韧、乐观、温柔与善良是最可贵的品质。

仍然相信只要给我们一个靠谱的好男人，我们就能做一个好妻子。



CONTENTS



第一章·婚礼，不仅仅是请客吃饭/001

第二章·奶油，是夹心饼干的关键/030

第三章·亲爱的，我会保护你/087

第四章·亲爱的，我们不要分开好不好/132

第五章·我爱你，我的宝贝/188

尾声·人间烟火/249

番外一·请问，狙击手是什么样子的？/253

番外二·我爱你不是承诺，在一起才是/256

后记：关于爱情、婚姻、家庭、本书/265

第一章 婚礼，不仅仅是请客吃饭



-01-

据说，如果剥去所有华丽的繁复的动人的外衣，结婚这项大工程归根到底就只剩下两件事：请客，吃饭。

苗苑想，千山万水走过，我们终于要在一起开始新生活，也不枉我追你一场！

陈默想，折腾这么久，终于可以盖章画押签收回家了。

于是，对于婚礼，这两人有共同的强烈期待！

而陈默与苗苑的这桩婚事比较麻烦，因为他们要请三顿：陈默家，苗苑老家，还有陈默的兄弟们。兄弟们已经请完了，鉴于陈妈韦若祺对苗苑的强烈无视与不满，陈默也不知道他老妈还要缓多久才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下台阶，于是这三顿中唯一需要由自己控制进度的也只剩下了一项。在婚礼设计这个问题上，苗苑是全世界最庸俗的人，她向往着那些最庸俗的东西，细腻的白纱，像山一样的多层蛋糕，

很多很多的亲友，很多很多的祝福。

这是她人生最大的盛事，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尊重和娇宠，好在陈默对这些烦琐的礼节全无所谓，她说什么他都说好，因为心情舒畅，陈默平静的神情在苗苑看来都像是笑容，她便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新娘，因为她有个全世界最疼她的老公。如果不算上那位可怕的婆婆，她的婚姻简直近乎完美，而现在也没有关系，因为缺陷也是一种美，假如一个人的心情足够好或者自信心足够强大，他就能欣赏这种美。

很显然，苗苑是前一种。

苗苑的老家城市规模不大，于是半个小城都好像沾亲带点故，酒席单子列出来排开将近二十桌，陈默看着头痛，他家里人丁单薄，亲戚极少，感觉要认识200多号亲朋好友简直就像天方夜谭。

苗苑在自家地头占山为王，兄弟姐妹们都被调派出来，苗江和何月笛两边都是大家族，有足够多的人让她去折腾，陈默恍然有如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七大姑八大姨三表姐四表弟……一个个热情洋溢地冲过来，他拿出特种兵的瞬间记忆功能都没能彻底理清那混乱的关系。

晚上他向陆臻报告进度时说起此事，陆臻郑重地关照他千万别不耐烦，陈默一叠声地答应了。其实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他是真的没有不耐烦，婚礼于他到底是一项新鲜的任务，他调动了他所有的耐力与兴趣去参与，那种心情与千里追击、精心布局、夺命一枪……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

陈默的兄弟不多，他自己请假走了，成辉要顶班，下面的连排长们也难磨开人，最后还是原杰有义气，自己请了年假陪他过去，同时作为男方唯一的陪客毫无悬念地当了回伴郎。方进收到消息在电话里很哀怨很伤心，强烈要求看照片，看到照片又嫌人长得难看，他总觉那人是代他去站站的，原杰完全没有帅到可以代表自己，陈默不得已安抚了方进良久。

婚礼上男方家里没人，女方的亲戚们自然也有心生疑惑的，不过那些疑问全都被何月笛以陈默是家中独子，且他的父亲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为由敷衍了过去。

其实何月笛倒宁愿陈默老妈别直接跟着过来，她对此人有心结，见面时脸色



注定不会好看，陈默那个妈看着也不是省油的灯，万一她们两个老的闹得不好看，小城市消息流传得快，一转眼整个小城都知道，那才叫不可开交。俩亲家相对成陌路虽然糟糕，总是要好过当面撕破脸。

因为陈默是孤身前来，小城里古早流传下来的那些烦琐的礼节也全没了用武之地，苗苑的表姐妹们便颇有些不甘心，开门费狠狠地敲了陈默一笔，敲得苗苑心里直滴血，她心想，你们这是在抢我的钱啊！

结婚那天陈默没穿西服，穿的是武警的礼服，前一天专门拿去浆洗过，笔挺的深绿色呢料，金黄色绶带，军靴黑亮，笔直地站在门外，那个肩宽腿长型正，活脱脱天安门前三军仪仗队的范儿。

苗苑的表姐妹躲在门后边不肯开门，笑嘻嘻地说着一堆堆的难题，陈默从来没有与人纠缠言辞的能力，原杰迫不得已只能挺身而出，不幸被人调戏得极惨。苗苑从楼上的窗子里偷偷往下看，只觉得那画面欢乐又喜庆，而她的男人，天下第一的帅。

最后陈默同志豪迈地用重金砸门，女孩子们欢笑着把人迎进去，陶迪抱着苗苑从闺房里出来，陈默顿时错愕。他对此人第一印象就不好，总觉得是个跟他抢老婆的，虽然前一天晚上苗苑详细地向陈默解释过流程，可陈默条件反射之下还是直接下手抢人。陶迪眼睛一眨的工夫，手里就是一空，他哭丧着脸笑道：“哎，心急也不是这么急的吧！你自己抱下楼还是要付我钱的，我是你大舅爷！！”

陈默冲他笑笑，轻而易举地抱着苗苑下楼去。

这是最热闹的婚礼，最杂乱也最平凡的，司仪有些恶搞，大厅里人声鼎沸，来来回回有很多小孩子窜来窜去，苗苑穿着大红色的旗袍带着陈默跟着家人逐桌敬酒。她有些不开心，觉得这场面办得太不唯美，可是回头想想又觉得不应该有什么不开心，毕竟该做的都做了。

反倒是陈默觉得还好，原本他就是把婚礼当成一桩艰巨的任务来看待，没有过高的期待，也就不会有失望。他握着苗苑的手问：“累了吧？”苗苑摇摇头，脸上红红的，因为喝了酒，更因为心情太激动。

人说春宵一刻值千金，洞房花烛夜，于是苗苑由衷感慨如果在花烛之后还有能力洞房，那得是怎样剽悍的体力？不过也对，古时的新娘是不用这样满场飞的，她们只需要坐在屋里等着陌生的男人来挑盖头。

可是……苗苑专心看着陈默，那样多可怕？

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

会亲密无间地守在一起过一辈子的人，总是要自己挑的才好，总是要自己喜欢的才好。天底下的男人多了去了，再好再帅又怎么样？不是自己的，只有这个人是她从无到有，慢慢地在心里刻下的。

他是自己的。

所以，即使有缺陷，即使还有很多很多的不美满，苗苑都觉得幸福。

总听说婚姻琐碎得可怕，总要有了一点爱情在，才足以消磨那些细小却无穷尽的棱角。

陈默的工作很忙，苗苑也不闲，通共请到五天婚假飞来飞去的就把事儿给办了，沫沫戏称，你们这叫结飞婚。陈默在回程的飞机上看苗苑神色凝重不像平时的欢喜愉悦，就疑心她还是在纠结婚礼的场面问题，于是打定主意在西安这场一定要办得够大够威，女人一辈子就风光这一次，他很乐意让她得个心满意足。

只是韦若祺那边依旧还在端着架子找台阶下，陈默提议过的几个饭店都让她给拒了也就暂时收了手，他也知道太后不是真的看不中那些饭店，她只是需要显示她的权威与控制力，好在妈就是妈，妈总有一天会消气会妥协，陈默不着急，他可以慢慢等。

事实证明任何人想跟陈默拼耐力，结局都是悲惨的，韦太后撑了几天也渐渐无奈，证都领了，婚总是要结的，而且迟不如早，那不是苗苑的面子问题，那是她儿子的面子问题。于是陈默那天回家吃完饭，韦若祺交给他几页纸，说：“宾客名单，拿回去写帖子！”

陈默粗粗一扫就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名，皱眉：“多少人？”

“差不多 400 个，43 桌，不过你们的人我没算，自己加上去。”

“这么多？！”连陈默惊了。

“才 40 桌你还嫌多？已经排很省了，我处里的人都只算一个，不带家属。”

韦若祺掰手指头给陈默算，“我和陈正平的儿子要结婚，省委得来是吧？市委得来人吧？我处里得请吧？你爸厅里得请吧？”



“爸不是退了吗？”

“胡说八道！”韦若祺顿时变了脸色，“你爸现在是操劳成疾在家休养，退什么退？人还没走呢，茶就凉啦？”

陈默知道有些壶不开提不得，反正能结婚就好，在他看来50桌和5桌都是一样的请。原本他估摸着西安这边的婚礼就算是把队里的正副排长都请上，无论如何也都凑不出十桌人，现在这样正好，苗苑可以得到一个她梦想中的盛大婚礼，她应该也是会开心的。

当天晚上，陈默把韦若祺给他的那三张大纸拿给苗苑看，苗苑震惊得嘴巴张成个O形合也合不上，最后她非常严肃地对陈默说：“陈默同志，我觉得我们应该求助专业人士！”

陈默点点头，放手让她去搞，苗苑欢心鼓舞。她还年轻，她还喜欢幻想生活中的鲜花与光彩，她还没学习怎样做一个小主妇，为一日三餐一个家庭的运转精打细算。她还有一掷千金花万般精力换一时风光的豪情，用盛大的婚礼来纪念她女孩生涯的最后一点矜贵！

苗苑找了专业的婚庆公司，大到选婚纱小到一盆摆花，所有的这些美美的她都干得兴致勃勃，很忙碌，但是快乐满足。苏沫听说苗苑婚礼的规模震惊不已，柔肠百结地说了一句：“有钱烧的！”

苗苑冲她嘿嘿笑，全然不在意。她亲自设计了独家喜饼，加了樱桃玫瑰酱烤制的牛油小饼干，用订制的模具切出箭穿双心的图样，一包两个，全部由她亲手烤出亲手包装。

从头到尾陈默唯一耗时费力的工作就是抽了个晚上陪苗苑一起签请帖，苗苑转着手腕感慨，说我现在觉得当一个作家一定挺不容易的，签名多累啊！

陈默转头看向她，轻轻微笑，在满桌大红喜帖的映衬下，苗苑润泽的脸庞闪着动人的光彩，那么快乐如此满足，这让陈默感到自豪。

元旦的日子太紧，大酒店订不到席位，婚礼最后确定为元旦之后的那个周末。于是请帖散出，流程排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婚礼前一天晚上苗苑紧张得怎么都睡不着，她给自己敷了两张保湿面膜，一张美白的，她半夜三更把家里的灯全都打开，穿上婚纱照镜子找感觉。苗苑订的珍珠色礼服有精致漂亮的胸口褶皱，裙摆是如云的塔夫绸，暖玉色的绸缎衬着光洁的皮肤，那一瞬间的苗苑看起来就像一位真正的公主。

她蹲在床边仰起脸看着陈默：“我漂亮吗？”

陈默伸手蹭蹭她的脸颊说：“很漂亮！”

苗苑笑得眉眼弯弯，低下头，把脸埋到陈默掌心。

屋外是漆黑的午夜，而房间里灯火通明，陈默的视线掠过苗苑后颈弯曲的弧度一直落到背上，那是一条异常柔软的弧线，乖顺而贴服，像某种温柔的鸟，静静地憩息在他怀中。

如果这就是婚姻的话，陈默想，那是挺好的。

所以人们才都要结婚吗？

果然，所有人都说要做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

-02-

有时候，陈默真的觉得婚礼就像一场战争，你看，你首先得搞清楚时间地点人员和装备，你还要制订计划，你要做预算，你甚至还得搞演习，否则，你就很可能把这场大仗打得一败涂地。

婚礼当天各条战线都忙得人仰马翻，苗苑在西安没有亲戚，父母提前一天赶来订了一个宾馆房间当娘家。陈默一大早开着车把苗苑送去苗江他们那边，回头直接去婚庆公司拿婚车。婚庆公司的工作人员得意扬扬地向他介绍主婚车，奔驰S系豪华型，端的是雍容华贵气度不凡，伴郎原杰听得“啊”一声，大发感慨说咱也沾光贵族了。



陈默不喜欢西装，苗同学制服控，所以这次婚礼陈默和原杰仍然穿的是武警礼服。婚庆公司的小姑娘工作负责，礼服虽然刚刚洗过，还是要求再烫一遍再上身，务必要做到棱线笔直，腰背板平，据说是难得来两个帅的，不能浪费。

原杰被哄得眉开眼笑。

衣服还没换好，绑花车的小伙子就急匆匆地拎着粉红色玫瑰花球跑过来问陈默：“你车队几辆车？”婚庆公司只负责主婚车与一辆摄像的跟车，车队里别的撑门面的车得自己凑，但是他们可以帮忙装饰。

然而陈默说：“我不知道！”

小伙子急了：“你自己车队几辆车你不知道？”

陈默说：“我妈找的，我真不知道！”

小伙子抓狂，随手把花球扔给旁边一人，冲着他吼道：“出来帮忙！”

“伯母真厉害！”原杰喜滋滋的，“不过呢，我觉得队长你也是要搞一搞的，怎么说在嫂子家那场，车队里也有三辆奥迪呢！”

陈默笑了笑不置可否。其实原杰不知道搞一搞现在搞成了什么情况，等他换好衣服出门当场就傻了，迎面的大街上一长溜的高档车，奔驰、宝马或者奥迪，而且一水儿的新车，一水儿的黑。绑花车的小伙子领着两人忙得满头大汗，到最后鲜花都不够了，只能用粉色纱带缠几道算数。

“怎么会这样……”原杰傻眼，他数了数一共有3辆奔驰5辆宝马8辆奥迪。

陈默摇头，他是真不知道。

有几个比较机灵的司机过来打招呼，原杰忙不迭地给人散烟。这两人穿着一样的制服又分不出个你我，原杰够热情，结果司机们都把他当陈默。陈默就在旁边站着也不解释；原杰刚想分辩，转眼看他家队长平直的嘴角，心里也认了：得，免得您开口把人都得罪了！还是小的我来招呼吧！

原杰身上的烟不够，临时从婚庆公司借了几条出来分，司机们都忙着推，说哎呀呀，客气了客气了。我们老板说了，陈局长的公子结婚那是喜事儿啊，能来捧个场那是乐呵……

陈公子？原杰的嘴角抽了抽，偷偷摸摸地问陈默：“你爹是干吗的啊？”

陈默淡淡地说：“省国税局，副局吧，应该是。”

原杰瞬间又傻了一次，我的娘诶，我们怎么都不知道？

像这种撑场面的事儿干得多了司机们也都有经验，当下也不用人招呼，就按照车型好坏给排出了队形。

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兴致勃勃地对陈默说你现在这样不行啊，主婚车才奔驰S500，你车队里也有一辆S500，这拉不开档次分不了主次不行的，要不然我们这里还有加长林肯，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陈默上上下下扫了他几眼，然后说我不要。

负责人忽然发现虽然对方这态度也算是客气的，他却已经没有了继续劝下去的勇气。

时间不等人，按规矩10点得上门接人，12点要能开席，最后那几辆车连门上的蝴蝶结都没来得及好好打几个，车队就浩浩荡荡发动了。

陈默看着后视镜里长排的车灯闪烁，门开门关，发动起步，这么长的车队，一个红绿灯都过不完。原杰兴奋地小声说：“哇靠，好壮观！”陈默有些无奈地笑了，其实他知道他妈什么心思，老爸的身体现在这么差，再说不退也是退了，既成事实认不认命都是如此。下坡路已经在走，而且只下不会再上了，所以最后一次风光的机会，也就不需要那么忍着注意什么影响了。

扪心自问陈默倒也没什么反感不反感的，只是多少觉得有点无聊，但究其根源婚礼这玩意儿本身都挺无聊的，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堆无聊的声名、面子、人际琐事中，所以只要苗苑开心就好，只要他妈能开心就好，陈默都无所谓。

没了苗苑的那些七表姐八表妹，单单一个伴娘王朝阳敲竹杠的功力简直不堪一击。她跟原杰面对面说不了三句话脸就开始红，陶迪开玩笑说我们有内奸，我们这里出了无间道，索性把伴娘送给伴郎算了！

王朝阳红透了脸恼羞成怒，结果伴娘与女方大舅哥追成一团窝里斗。好在苗妈妈何月笛一向开通，从来不在乎什么规矩不规矩，看热闹还看得很开心。而苗老爹苗江看到爱女娇美爱婿英挺，早就乐得满脸见牙不见眼：“好好好……嚯嚯嚯，带走吧带走吧！”

那叫一个豪爽一个大方，惹得小苗苗一阵娇嗔：“爹，你就这么想赶我走吗？”



陈默眼见时间快来不及了，开了内间的门抱上新娘子直接就走，王朝阳幡然醒悟：“哎呀呀！开门费啊！见鬼了，那门不是锁的吗？陈默你怎么开的？”

王朝阳脚踩8厘米高跟鞋跑得跌跌撞撞，无论如何都追不上抱着一个人还大步流星的陈默，倒是在电梯口差点绊一跤，一头栽进原杰怀里。陶迪乐得一脸坏笑，一手勾上一个，说你俩今天就跟这把事儿给办了吧！

苗苑心花怒放地抱着陈默的脖子看身后一路人仰马翻，她在想我真是个不合格的新娘子，其实最大的无间道是我啊是我！

一切都很乱，乱七八糟糊里糊涂的却也欢乐，苗苑出了宾馆大楼看到眼前剽悍的车队着实被震撼了，她偷偷扯着陈默说：“怎么办？我们好像没有准备他们的饭。”陈默笑笑说没关系，他们送完就散了，不用管饭。

苗苑坐在车里费劲儿地往后看，可惜那么长那么壮观的车队全让后面那辆摄像的车给挡了，怎么都看不清，苗苑愤愤然：“你看，整这么大有有什么用？自己都看不到，全让路人看去了！”

陈默有些想笑。

当他们赶到酒店时已过了11点，苗苑匆匆补了点儿妆就被拉到大门口迎宾。接近0℃的天气，穿着单薄的露肩礼服与皮草小披肩居然也不觉得冷，苗苑的小脸红扑扑的，那是兴奋的血脉，循环旺盛。

专业的司仪已经赶到场，穿着黑色的小礼服，举止优雅。她很认真地向陈默与苗苑介绍一步步的仪式流程，如何进门，怎么交换戒指怎么倒香槟怎么喝交杯酒……

陈默皱眉说我不会喝酒，一点也不行。司仪微微一愣，笑了，说没关系，我们给你准备白开水。

苗苑只觉得紧张，而且越来越紧张，几乎透不过气来，她甚至怀疑是不是今天的裙子束得太紧了，就像《乱世佳人》里的斯佳丽那样，她要窒息了！然而，就在她窒息的噩梦中，她看到了自己真正的噩梦——韦若祺！

自从年前一别，苗苑和韦若祺就没再碰过面，在苗苑的脑海中还深深地印刻着那个穿黑色羊毛大衣，连肩膀的轮廓都有如刀削的剽悍女人，她用鄙视的眼神

盯住她，慢条斯理地说出最刻薄的话。

“我这么好这么出色的儿子，你凭什么嫁给他？”

苗苑陡然感到后背一凉，几乎条件反射地直起了腰背。

韦若祺今日盛装穿得隆重，暗红软缎蒙绡的中式对襟长袄，袖口与领边滚着精细的黑色水貂毛，下身穿黑色阔腿毛呢长裤，贴颈一串净色珍珠项链，头发盘得一丝不乱。她本来就高，鞋跟更高，站在那儿简直比一般的男人还要高，倒是陈正平大病初愈，也不知在大衣里塞了多少件毛衣，才勉强撑出点原来的架子。

何月笛冷眼旁观脸上声色不动，心里却感慨：还好咱也是有准备的，在上海这5000块的大衣没白买，要不然还真拼不住。

苗苑看着韦若祺一步步走近，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直到韦太后旁边的男人开口说话，她还在犯愣：“呃，你是哪位？”

两秒钟之后她猛然醒悟，这位大叔，是陈默他爹啊！

陈正平见苗苑愣神，一时间也五味杂陈，毕竟无论自己的身体怎么不好不适合出门，无论对这场婚事多么的不看好不乐见其成，当父亲的在婚礼当天才见自己的儿媳妇第一面总是有点说不过去的。不过事已至此漂亮话总是要说两句：婚事赶得太急，唉陈默这孩子我们也没教好，云云……有耳朵的都能听出来就是敷衍，但苗苑还是感动了，自然，有韦若祺这样的婆婆垫底，陈正平的确是好人一个。

司仪见双方家长到齐，连忙开始介绍她的亲情互动环节，小两口如何如何老两口怎样怎样……正说得绘声绘色，韦若祺忽然皱眉说：“都不要，俗气，站在台上让人当戏看！”

司仪顿时傻眼。

陈正平刚想打圆场说“何必呢，入乡随俗，应该走的形式总是要走一走”，何月笛已经慢条斯理地开了腔：“大姐说的也是，我也最烦这种闹腾，不过想想呢，为了闺女豁出老脸来也就算了，现在你说不要那最好，清静静的也庄重。”

司仪是老江湖，马上就看出来这两边家长彼此不对付，立马笑呵呵地说：“也好也好，我们还有别的方案。”这种场面看得多了她已经不放在心上，这年头有多少如花美眷就有多少断壁残垣，一场百年好合暗地里刀光剑影无数。



苗苑全身心都在防范韦若祺，司仪的话没几句听到心里，然而不一会儿，汹涌而来的宾客们像流水一样把他们包围。

来人多半是陈正平与韦若祺的朋友同事，象征性地和陈默握过手，象征性夸过苗苑漂亮之后，不约而同地拥向了陈正平夫妇，一时间各种官腔客套打不停，那场面看起来不像陈默与苗苑要结婚，倒像是陈正平他们在办银婚纪念。

苗苑对这样的场面有些不知所措，而陈默却忽然恍然大悟，明白了他母亲今天反常的美丽。

原本，他以为按韦若祺的性子，既然这个媳妇她那么瞧不上，这场婚事她那么不满意，她能过来列个席就已经是天大的妥协与恩情。可是刚才看到她盛装出场……那个瞬间他有过感动，陈默以为那是来自母亲的诚意，没想到……原来不是的。

她不过是需要这个舞台来亮相而已！

其实，在那份 400 多人的大名单递过来的时候他就应该能看透的，居然没有，陈默对自己有些失望。

400 多个宾客写帖子就写了半宿，现在看到人更是觉得多，苗苑连眼睛都花了，满目茫然，脸笑得僵硬，好在最后陈默队里的连长排长们包车赶到，大团的浓绿撞散了那些华丽浓重的黑与灰。

十几个大小伙子七嘴八舌地赶着叫嫂子，苗苑吓得一脸娇羞，躲到陈默身后，小伙子们马上又开心地起哄，连亲一个都被吼出来了，旁边有人嘲笑：“你以为是闹洞房啊！”

陈默的视线掠过人群与韦若祺对视，韦若祺笑容端庄，看向他的眼神却隐隐不满。

陈默索性带着苗苑与战友们上楼，这宾，他不迎了……爱干吗干吗去吧！

转身的瞬间，韦若祺眼中怒意一闪，陈正平叹气，无奈地揽住了妻子的肩膀。